

文章编号: 1674-3180 (2008) 01-0094-03

在历史具体、全面开放 和广泛综合中追求理论创新

——从艺术符号学探讨看艺术学学科建设

张敏

(上海大学 影视学院, 上海 200436)

摘要: 艺术符号学是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中心内容之一。艺术符号学研究的经验教训, 应当有益于艺术学的学科建设: 克服纯粹化抽象化倾向, 在逐步规范中坚持开放, 广泛汲取综合追求理论创新。

关键词: 纯粹化抽象化倾向; 学科建设开放; 广泛汲取综合; 艺术学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 J0-02

文献标识码: 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ut of Historical Details, Comprehensive Opening-up and Extensive Integration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Art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Semiotics

Zhang Min

Abstract: Art semiotics is the central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rt discipline. The lessons from semiotic studies sh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discipline, that is to avoid pure abstraction and seek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and extensive absorption and pursuit.

Key words: pure abstraction; opening up of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extensive absorption; construction of art discipline

艺术符号学研究艺术文本的表达方式、结构特点、意义功能及其形成发展的规律。众所周知, 艺术借助共识和惯例, 概括人生体验, 实现情感交流。这中间, 得以交流的情感体验, 被称

作意义。为了交流所形成的艺术文本, 被看作符号系统。艺术文本组织情感体验的方式, 取决于历史上的具体境遇和艺术传统, 成为一代人心灵生活的内在支撑, 决定了情感体验的形态和心灵

收稿日期: 2008-06-07

作者简介: 张敏 (1953—), 男, 河北人, 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文艺学、传播学研究。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交流的效果。艺术符号学研究拒绝纯粹抽象、学科封闭和自我中心，在具体的抽象、学科开放和广泛综合中追求创新。

至于艺术学，一般有广义狭义两解。一般说来，艺术学是对艺术现象的系统研究，包括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但就狭义而论，艺术学主要是指艺术理论，即对一般艺术现象的普遍规律与特点的研究，包括文本论、意义论、创作论、批评论、发展论等等。这是艺术学区别于美学和门类艺术理论的根据。

艺术现象以艺术文本为中心。对艺术现象的系统研究，显然必须以艺术文本为中心。艺术符号学作为艺术文本论，可以理解为艺术学研究的中心。艺术符号学的探讨，特别是在其探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直接有益于艺术学的学科建设。这里把两者联系在一起所进行的思考，主要包括三点内容：艺术学学科建设有必要克服纯粹化抽象化倾向，回归具体境遇和传统；有必要在逐步规范中坚持全面开放；有必要在广泛汲取综合的基础上独立思考，追求理论创新。

一、克服纯粹化抽象化倾向

艺术符号学在中国学界是晚近出现的一门人文学科，源于西学东渐。其特点是侧重形式研究。目前学界不少人为之皓首穷经，遗憾的是至今不够成熟。其中原因之一，在于形式研究很难摆脱抽象思辨的束缚，进而走向形式主义，把艺术符号学研究推向极端，纯粹化抽象化，转化为玄学，神秘玄奥，既脱离科学，也脱离艺术。此类符号学著述，专业人士尚不堪卒读，何论一般艺术爱好者或普通民众！

问题在于，艺术的上帝既不是符号学家，也不是艺术家，而是千百万社会公众。当今时代，已经很难说谁是艺术家，谁不是艺术家。作为对艺术现象的形式研究，艺术符号学不能不考虑公众需求，甚至应当转而把他们而不是专业人士看作自己的服务对象，就像接受美学和读者批评一样，把服务对象切实由文化精英转向平民大众。当代西方教会有个广告这样宣传：过去，尼采说上帝死了。现在，上帝说尼采死了。时代潮流的转换关键，在于能不能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与追随。不论什么学说，不论是以“新”冠名，还

是以“后”傲世，什么时候离开了公众青睐的雨露阳光，什么时候就会退色枯萎，失去生命活力。这里，有个传统观念亟待转变：不是公众听命于理论，而是理论服务于公众。

事实上，如果按照交往理论的主张，把眼光拉回日常生活，或许艺术符号学并不神秘。它的学术本性应当归结为对于艺术现象的一般形式研究，并以此区别于传统美学或门类艺术理论。它必然接受艺术活动、艺术传统、艺术观念与方法、艺术意义、艺术媒介、艺术功能的制约。这就使艺术符号学从根本上带上了人文学科的历史具体性。符号永远是特定语境中的符号。符号永远是有意义的符号。艺术符号学不能脱离意义和语境。所以尽管它是对艺术形式的研究，然而必须摆脱纯粹化抽象化倾向，必须与现实生活艺术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立足于历史的具体条件，并以此争取自身的理论活力，争取发展和繁荣。据此可以断言，在艺术符号学领域既没有纯粹抽象的艺术形式，也没有纯粹抽象的艺术形式研究。

我们主张对艺术符号学采取历史主义态度，倡导历史具体的艺术符号学。所谓历史具体的艺术符号学，就是以历史的具体情境中的艺术现象为对象，采用历史具体的观念和方法，对历史具体的艺术形式加以历史具体的研究，进而形成以形式研究为特色的历史具体的符号学学说。艺术之树常青。艺术学有赖于鲜活的艺术形式与内容，有赖于现实生活中的艺术活动获得学术生命。

理所当然，形式研究不是不要抽象。只不过它要的是“具体的抽象”。它追求的是“抽象的具体”。“纯粹”不过是一个学术梦幻，可望而不可及。绝对理念在相对论的世界中只能因其形而上学属性而被摒弃。

二、在逐步规范中坚持开放

刘纲纪先生肯定艺术学从美学中独立出来，自立门户。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看法：中国学者必须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这里想补充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特别是艺术符号学，绝不能拒绝源头活水，不论它出自源头江尾，还是出自山涧沟渠。学术研究任何时候都不

能搞自我封闭。艺术符号学必须向所有艺术现象、向所有相关学科开放,比如向母体学科如美学、文艺学开放,向周边学科如哲学、历史学、文学开放,向衍生学科如音乐艺术学、舞蹈艺术学、戏剧艺术学、影视艺术学开放,向新兴学科数码艺术学、广告艺术学、会展艺术学开放。

刘纲纪先生赞成美学向艺术学开放,表现了前辈大家的胸襟气度。事实上,西方美学大师亚里士多德当年已经这样做了。他的《诗学》研究的就具史诗、悲剧、喜剧等艺术形式的特点和规律。在方法论上,亚里士多德始终贯彻多学科视角。他既不像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主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看待世界,也不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立足社会科学的观点,而是兼收并蓄,采取多学科视角,汲取多学科营养,就事论理,深入探讨具体对象。比如《诗学》,即用生物学的有机整体概念来论述戏剧情节,用心理学的情感净化概念来解释悲剧功用,用人类学的摹仿本能概念来推断文艺的起源,用历史学的发展演变概念来阐明戏剧的发展。《诗学》成为艺术学史上一部奠基性巨著,绝非没有根据。

只是时至今日,艺术学学科建设所面对的情况,比当时的希腊要复杂得多。一是当代艺术活动日益冲破门类局限,走向融合。比如电视上综艺类节目大量涌现。广告中各种形式各种媒体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爱知世博会最成功的丰田馆表演,成为舞台艺术、灯光布景、语言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影视艺术的成功综合。金丹元先生的论文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做出了精彩论述。二是当代艺术活动日益打破民族与国家的界限,把世界与公众直接联系起来。“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三是艺术学正在从传统美学中独立出来,同时又区别于门类艺术理论,如音乐艺术学、舞蹈艺术学、影视艺术学,因而迫切需要夯实自己的学科基础。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学的发展特别需要博采众长,广泛借鉴汲取,绝不能画地为牢,以规范化或其他名义,过早地拒绝对各种艺术现象开放、对相关学科邻近学科开放。比如,上不应

拒绝哲学史学文学,以及美学文艺学研究成果,不应拒绝对意象、隐喻、象征、反讽、语境、通感、情思、理趣、格调、题旨、形神、辞气、结构、视点、讲述、展示、叙事节奏、意识流、元叙事、复调叙事、互文叙事、长镜头、蒙太奇的研究成果;下不应拒绝通俗艺术、大众艺术、新媒体艺术的研究成果。否则,新生的艺术学势必难以获得可靠的社会基础和坚实的学术支撑,艺术学的发展势必陷于孤家寡人、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

三、广泛汲取综合追求理论创新

按照我们的理解,艺术学学科建设既不应单纯复古,又不能简单西化。正确的态度,是在广泛汲取综合的基础上追求理论创新。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传统的艺术研究的确重视天人合一,要求用非对抗方式解决问题,强调综合思维,主张理性分析与经验直观的统一。然而,综合与综合毕竟还有不同。笼统混沌不讲分化的综合,和分化独立条分缕析穷形尽相之后的综合,毕竟不是一回事。

其实,即便是以分析思维见长的西方,其学者进入20世纪后,也在探讨综合,消解形而上学二元分立。比如艺术家乔伊斯运用语言艺术探讨顿悟式思维,以意识流艺术创新来综合感觉、情绪、意愿、思考等潜意识显意识所有层面的心理活动。再如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要求打破艺术门类的界限,走向艺术融合;主张以情感表现说明所有艺术的本性,认定艺术的功能在于情感沟通移风易俗,重视理性分析和经验直观的统一,论证差异辩证法作为思想方法的合理性,强调艺术、逻辑、伦理、经济的螺旋式上升构成内心与外部社会生活的发展,等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需要以当代艺术现象为对象,以东西方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无论在学术资源方面,还是在学科内容、学科走向方面,努力冲破“钟摆定律”,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建设需要尊重当代艺术融合渗透的大趋势,需要突破纯粹化单极化怪圈,需要由庙堂走向世俗,由权威走向对话,由教化走向交往。